

論地方文獻之採集 —以族譜為例—

廖慶六

摘要

本文是以一個愛書人的角度與實際經驗，介紹如何採集地方文獻，並舉族譜文獻之採集門徑與範圍為例，分析與回憶歷年來的訪書經過與陳述一點小成果，希冀以個人在舊書攤淘書之心得，提供給公共圖書館進行圖書文獻採集之參考。

一、前言

族譜是一種重要的地方文獻，地方政府在編修地方志時，通常會博採各姓氏族譜資料，將它做為縣志或鄉鎮志中，「氏族誌」一章資料內容的素材。過去臺灣地區省、市、縣之文獻會，在其組織規程中就有一條徵集「本省市縣人民私家譜牒」之規定。^[1]最近，在文建會主辦的地方文獻數位化相關研究報告中，發現照片、方志與族譜，都是屬於國內相關機構採集數量較多的地方文獻。^[2]在〈香港史研究書目〉一文中，作者收錄了70本譜牒書目，把它與方志、彙書、輿地

關鍵詞 (Keywords)：地方文獻；族譜文獻；文獻採集；公共圖書館；舊書攤

Local documents ; Genealogy ; Literature acquisition ; Public library ; Used-book store

廖慶六：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，萬萬齋藏書樓主人。

^[1] 黃文瑞，〈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沿革〉，《臺灣文獻》，45：2（1994.6），頁201-227。

^[2] 地方文獻數位化模式及相關標準研究小組編，〈地方文獻數位化模式及相關標準研究研究報告〉（南投：臺灣省文化處，1999），頁32。

圖志、筆記等，併列為研究香港地方史的重要文獻史料。^[3] 因此，重視地方文獻收集與典藏機構，及有志於地方史研究的學者，絕不可錯失對族譜文獻的採集與利用。

族譜也是屬於一種灰色文獻，一般人要採集它都很不容易。看看歷代各家各姓族譜，當初手抄本極少會有複本，而刊印者其數量也是非常有限；現代人編修族譜，又沒有申請一個國際標準書號（ISBN）的觀念與做法。族譜是記載祖宗名諱及先人事蹟的家族史料，在慣例上，它是密藏祠堂而不對外人披露的，因此它是否能在人間長長久久流傳下去，常會因人、地、事之異而有不同之命運，在幸與不幸間，實有天壤之別。在國內外典藏中國族譜文獻之眾多單位中，紙本數量最多的要算是上海圖書館了，考其累積龐大數量的原因與經過，可說是在因緣巧合情況下匯聚而成的，說它是一種偶然也是必然的結果也不為過。因為中國人編修族譜之風氣，要以江南的浙江、江蘇、安徽及上海四個省市較為普遍，上海圖書館佔盡地利之便，加上老館長顧廷龍（1904-1998）是一位知名的古籍版本學者，在破四舊與文革等政治運動中，家譜被視為「封資修」的產物，而憑顧先生的膽識與眼光，能及時搶救從各處搜括而來的舊式族譜，其過程確實艱辛而難得。加上館方後來又能繼續進行採集行動，1995 年底，由市政府專門撥款的「家譜搶救工程」正式啟動，因此造就今日上海圖書館之族譜文獻，總數約有 1 萬 2 千部、10 萬冊以上之豐富館藏。^[4]

二、採集經驗談

基於上述原因，採集族譜文獻確實無法像採訪、蒐集一般通行書籍的方便順利。但原則上，採集族譜也可借鏡圖書採集方法，在這一方面的文獻，已有很多前人的經驗可供參考，筆者也另有專章論述，於此恕不贅述。^[5] 以下謹就個人多年來的採集族譜門徑與心得，簡略介紹幾種比較令我難以忘懷的訪書經驗，在此野人獻曝一番，如能提供大家參考，實為幸甚。

（一）逛舊書攤

[3] 蕭國健，〈香港史研究書目〉，《珠海學報》，12（1981.8）。

[4] 王鶴鳴主編，《解凍家譜文化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），頁 228-234。

[5] 廖慶六，「我國族譜文獻蒐集整理與資訊化之研究」（臺北縣：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論文，1998），頁 39-51。

到舊書攤淘書，是文人雅士的生活樂趣之一，大陸的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廣州，都有名聞遐邇的古籍書店或舊書攤集市；世界上知名的大城市，如東京、倫敦、莫斯科、紐約，也都有歷史悠久的舊書攤點綴其間。據說，蘇俄目前古書店已超過 4,000 家，日本東京一地，僅在導遊圖上的專業古舊書店就有 200 多家。^[6]有舊書攤的存在，正可以反映一個都市的文化氣息，同時也是吸引觀光客的好景點。臺灣的舊書攤經營史不知源於何時，但臺北市的舊書攤市卻已日漸凋零，過去以牯嶺街為大本營，現在則是以光華商場為多，汀州路仍有二家，而信義路國際學社旁四家，早被夷平而劃入大安公園了。據多位書攤老板們的反映，現在舊書貨源短缺及買書人口減少等因素，逼迫他們不得不收攤或改變經營項目，因此目前光華商場已有淪為電腦與光碟販售店之趨勢了。中南部的舊書攤情況，更是微不足道，何況店中舊書不像舊書，像臺中市、臺南市的一些舊書店，歇業關門者大有人在，而店去書不在之景象，卻屢屢可見。

筆者收族譜的來源管道很多，包括從舊書攤淘書、姓氏學會同儕贈送、兩岸文化交流交換、在國外旅遊獲得等，其中六成以上是經年逛舊書攤的成果，這還包括族譜名家羅香林的一批舊藏遺物。史學家羅香林教授（1906-1978），一生奉獻於族譜學的研究與教學，其私人藏書頗為豐富。^[7]談起羅香林的舊藏族譜文獻，其總數至少在 200 部以上，但我所購得者只有 52 部，其餘流向不明。記得在民國 77 年底，在臺北新光華商場的百城堂林漢章處，首次看到這一批羅氏舊物，幾經還價後，於次年 1 月一次購下，自此視它為珍貴文物。兩年後的 80 年 4 月間，臺北市文獻會聞訊來函請我割愛，他們希望我能轉售羅氏族譜藏書，將它與該會圖書室的 500 多部族譜一起典藏，但因自始難捨而未果，今日特此記下這起遞藏因緣。

要在臺北舊書攤買族譜，已經變得很困難了，有時要逛數月才能見到一部自己還沒有的版本，店家稀稀落落而一譜難求，若要專程去逛店購譜，確實會令人感到心灰意冷。回憶過去還有一次購進十數本的機會，這種情況最能鼓舞我多逛舊書攤的衝勁，但是好景不常而令人懷念不已。記得在牯嶺街與寧波西街交界處，就有一家店面黑黑暗暗的文史書局，於民國 78 年 6 月，曾向該店老李一次

^[6] 王曉建編，《逛舊書店淘舊書》（北京：中國文史出版社，1994），頁 73。

^[7] 廖慶六，〈羅香林與族譜學〉，《中華譜牒研究》（上海：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，2000），頁 110-119。

購得 18 部族譜，事實上這是一批臺灣出版的普通本族譜，但據他說，這批族譜也是準備寄賣給美國大學圖書館的舊書，此書店現已關門大吉。南昌街上蔡老闆開的妙章書局，當然也是我常光顧訪譜的舊書店，這裡舊版臺灣史籍很多，偶爾也會批進一些族譜佳本，但價位都要比他處貴一些。其它的舊書店，如牯嶺街的書香城莊先生、易林書局蔡先生、人文書舍張先生，早期光華商場的潘先生、曾先生、張先生、陳先生、廖先生，及現在還在繼續奮鬥經營的老吳、老劉、老林等幾位資深的書攤老闆，平常和他們就已建立起較好的友誼關係，他們也都知道我的收集嗜好，因此把收集到的族譜，都儘量地保留賣給我，他們的熱心真令我感動不已。

(二) 旅遊訪書

離開臺北到國內外旅遊出差時，也是我擴大採集族譜文獻的好機會。過去二十多年來出差各地，經常都會有一些意外的收穫，不管是參加學術研討會、族譜展覽會、拍攝宗祠多媒體、進行田野調查等等，藉著開會、工作、旅遊在外的方便，也打聽一下當地的族譜出版概況，或向各地編譜者索閱譜書，甚至抽空逛逛舊書攤，都是接觸地方文獻的最佳機會。我在中南部參加過幾次族譜展覽會，因參加譜展而能認識更多的同好，因此獲得贈送族譜之機會自然增多。例如，洪敏麟教授就送我一部他主編的《洪氏族譜》；曾任臺灣省各姓淵源研究學會理事長的林瑤棋醫師，也送我二部他主編的《西河青龍族譜》。1995 年 11 月首次參加在福州舉辦的海峽兩岸姓氏族譜研討會，當場就獲贈幾部大陸出版的族譜。2000 年 5 月參加在上海舉辦的族譜資源開發研討會，也同樣獲得熱誠友人贈送他們所編的譜書。最近有機會到南部拍攝祠堂古蹟，在拜訪各姓氏宗祠、家廟的同時，順便調查他們編印族譜之狀況，也很榮幸獲得了主人的慨然贈書。例如，由雲林西螺「程氏家廟」編印的油印本《程氏族譜》及鉛印精裝本《西螺埔心程氏族譜》，即因拍攝宗祠之機緣而獲此二譜。

讀萬卷書而行萬里路，這是一句耳熟能詳的勵志話。過去二十多年，由於貿易經商以及在國外工作之關係，經常有機會跑遍海外各大城市，在工作之餘或匆忙行程中，順便遊覽當地的舊書攤，應該算是一樁旅遊兼訪書的休閒好事。舉例來說，前兩年在新的加坡服務期間，有機會就近接觸一些僑社及舊書店，並和當地的華裔館、宗鄉總會及各姓氏宗親會建立起良好關係。經過一段交誼往來後，很自然地有緣獲得熱心人士的持譜相贈。以新加坡呂氏公會為例，他們和臺灣人的

祖籍一樣，會員原鄉大多來自福建、廣東一帶，「呂氏公會」複印了一系列的呂氏族譜史料，已經出版的數部呂氏族譜，我也都收集到了。事實上，我在過去就已收藏幾部新加坡刊印的族譜，其中有一套八冊、原刊於乾隆年間的福建金門《陳氏世譜》，它於 1913 年又在新加坡「翰墨林」石印再版，這是多年前在光華老吳的書攤上找到的。2000 年 8 月中旬，我將此譜帶到新加坡，並將它借給華裔館與宗鄉總會合辦的族譜展覽一起展出。另有一套十冊平裝的海南《符氏族譜》，原書有 101 卷之多，它於民國 27 年由海南「義陽堂」編纂，1982 年再由新加坡「符氏社」重印。此譜體例嚴謹而內容相當豐富，我在光華曾錯過一次機會，直到最近再度碰上就馬上購下。新加坡四百萬總人口中，華裔約近八成，當地有很多金門人及海南人的移民後裔，這兩本族譜均屬珍貴的鄉邦文獻，在時空轉變之後，竟然還能雙雙獲得他鄉裔孫的再版重印，今日保有它們，更覺它的可貴。

(三)拍賣取得

族譜文獻列入拍賣市場到處可見，收藏家及圖書館都可利用拍賣競標機會，出價取得珍貴而喜愛的族譜文獻。據說幾年前在紐約的一場孔、宋舊宅傢俬品拍賣會中，還夾雜著一部孔祥熙所有的《孔氏宗譜》，所幸後來經由香港陸姓知名報人取得而轉贈給國史館典藏。民國 81 年，由誠品書店主辦的「第一屆臺北古書拍賣會」，在拍賣書目中，也有一部清朝版本的《暨陽洋湖祝氏宗譜》，內含手繪祖先畫像 177 幅，其裝幀精良而資料珍貴。^[8] 據說這部一套四冊的族譜，最後是以新臺幣八萬元之高價，由設在臺中市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取得。

大陸是中文古籍最多的地方，近年來的各家古籍拍賣會中，亦出現過一些稀有罕見的族譜文獻。在《中國拍賣古籍文獻目錄》一書當中，著錄大陸七家拍賣公司在 1993-2000 年間的古籍拍賣書目，其中約含 20 部中國族譜文獻，內有幾部是屬於名人家譜。例如，目錄編號「中 96.9-144」的《愛新覺羅宗譜》，是清朝皇室的族譜；編號「萬 2000.11-445」的《吉州歐陽氏通譜》，是歐陽修的家譜；編號「萬 2000.11-446」的《徐氏宗譜》，是徐向前的家譜；而編號「博 98.6-209」的《合肥李氏宗譜》，就是李鴻章的家譜。^[9]

網際網路興起後，電子商務是網路業者力圖生存的不二法門，因此各種商品

[8] 陳揚德編，《第一屆臺北古書拍賣會》（臺北：誠品書店，1992），頁 25。

[9] 姜尋編，《中國拍賣古籍文獻目錄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2001）。

的網路拍賣生意因勢而起，其中古籍亦已成為拍賣商品之一。利用網路拍賣選購古書倒是方便無比，個人最近就曾利用網路拍賣網資訊，成功購得一部出版於民國 19 年的《焉氏族譜》。^[10] 焉氏是相當稀罕的姓氏之一，在臺北、高雄兩市均有焉姓人士，而此部族譜在現有族譜目錄中均無著錄。

三、採集的範圍

族譜文獻的採集內容，除了以刊印的各姓氏族譜為主要項目外，其它可做為編修族譜之素材，及有利家族史收藏與研究的檔案文書及相關文物，都是典藏單位必須加以留意並進行採集的範圍。國內學者在研究報告書中所界定的「地方文獻」，是指和地方歷史、地理、人文、產業等相關之資料；若就資料的載體形式而言，地方文獻的類型有圖書文獻、文物文獻、視聽與電子文獻等。^[11] 以族譜文獻為例，舉凡紙本形式的圖書文獻，包括各種版本的族譜、家族檔案、戶口謄本、日記、分書、黃冊、魚鱗冊等都屬之。文物文獻方面，則有族譜的木刻板片，家族的金石碑刻、匾額、鬮書、婚契，家人的函牘、照片、傳家寶物等。而視聽與電子文獻，則以唱片、錄音帶、錄影帶、CD、縮影族譜、光碟族譜、數位化族譜等為主。在國外的公共圖書館，一向很重視地方文獻的採集，他們所採集與提供讀者閱覽的地方文獻種類，又以地方史 (Local History) 及家族史 (Family History) 之相關資料為主要範圍，其中家族史更以族譜文獻 (Genealogy) 為主要項目。以下簡要介紹個人的幾項收穫，並希望藉此能與同好們分享一點樂趣。

(一) 木刻板片

木刻板片是研究圖書版本及印刷發展史的重要文物資料，也可以透過實物來佐證前人整理出版地方文獻的心血，清同治十年（1871）板橋林家釀資刊刻的《淡水廳志》就是一例，目前該志的大批板片仍庋藏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，另外方豪教授（1910-1980）亦曾購贈國家圖書館及故宮博物院各一片，以供典藏與研究之用。^[12] 此外，在國立臺灣博物館也曾展示過一塊《噶瑪蘭廳志·卷五》

[10] 「雅虎奇摩·拍賣」，《焉氏族譜》。網址：<http://tw.bid.yahoo.com/tw/auction/1102323379>；另一部《林氏族譜》。網址：<http://tw.bid.yahoo.com/tw/auction/1102401424>, 2002/7/3。

[11] 同註2，頁43。

[12] 國家圖書館所典藏之木刻板片，收錄於《滿目琳琅：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特藏》（臺北：國立中央圖書館，1993），頁139。

之板片，及二塊《臺灣府志》之板片。^[13] 臺北市的新光華商場及其週邊店面，是港澳人士擺設古董攤的聚集地之一，記得在民國81年1月底，偶然在這看到一批族譜木刻板片。在1月25日先買下三片，隔日再得11塊，到2月初又買下所剩的二片。總計所購16片之頁次，分別為：1, 2, 3, 4, 5, 6, 8, 9, 10, 11, 12, 13, 15, 18, 19, 20, 21, 26, 27, 30, 31, 32, 33, 34, 37, 38, 又27, 又33, 又36, 又38, 及附頁，板片是兩面都雕刻的，購買當時板片已缺頁不全。

此批板片之版心題名為《九和雍睦堂派題名譜》，全板框高19.5公分，寬23.2公分，半頁8行、行20字，小註夾行、行40字；白口，無魚尾，四周雙邊。板片原為宗聖後人曾氏僱工所刻，雕梓時間推估約在清道光年間。據所存16片之文字內容看來，應為曾氏歷代之世系譜與功名錄，包括從宗聖曾子為始祖至第59派（世）之大宗世系表，及第60至75派題名科舉金榜之裔孫芳名錄。譜中第八頁第一行，書有譜名《閩漳九和曾氏雍睦堂派題名譜》，並註明「族繁不及備載第即累代有功名者摘錄以為敬避觀感」之文字，由此可知刊刻此譜的主要用意，一方面在於表彰與榮耀具有功名的祖先，另一方面是提供後代子孫命名避諱之參考依據。

族譜板片隨木刻版本族譜之日漸消失而更難尋覓，此後每次逛舊書攤時，偶而也會順道繞一下新光華商場的古董攤碰運氣，但是對於族譜板片卻是難得奇蹟再現。在過去十年當中，僅只再得「林氏續修族譜序」小板片一塊，本片無欄邊，其高、寬為14.8公分及20公分。另有墳塋風水圖之板片兩塊，也是近年所得者，這是一般木刻本族譜所常見到的傳統版畫之印版。直到2001年4月，因從新加坡工作地回臺北參加「第二次兩岸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會議」，乘開會之餘暇再瀏覽一下老地方，居然喜獲一塊較大的族譜木刻板片，此片版心題《玉溪彭氏族譜》，內容為雙欄式之「世系」第258, 259兩頁，全板框高26公分，寬為39公分；下欄半頁12行、行15字；白口，單魚尾，四周雙邊。另外，以木活字版擺印之族譜，在現存之族譜文獻中，其所佔之數量比率相當高，但通常一版擺印數十、至多一、二百次之後，木子與版框隨即拆開以備他用，欲見一個完整的木活字版面，確實很不容易，個人目前亦僅得舊的木活字兩小盒。近年來，在各家的古籍拍賣會中，已有不少圖書館或文物典藏單位，紛以高價爭購木刻板

[13] 民國81年3月30日，當時陪家人參觀省立博物館之臺灣史料展覽中所見。

片及各種舊材質活字之記錄^[14]，這已顯示他們保存地方文獻之用心，此種重視各種與地方文獻有關文物之現象，頗值得令人敬佩。

(二) 家族史料

家族史料範圍相當廣泛，一般是指與家族的人、事、物有關的族譜與檔案資料。以歐美圖書館及檔案館能採集到的資料為例，其家族史料係涵蓋私家纂修的族譜 (Genealogy)，及官方保管的人口普查紀錄 (Census Records)，出生、婚姻、死亡紀錄 (Vital Records)，及社會福利與保險索引檔 (Social Security Index) 三項檔案紀錄為大宗。其它還有教會受洗紀錄、軍隊當兵紀錄、移民船隻到岸旅客名單、老照片、舊報紙、古地圖等等。在國內，除了關係人才可申請複印的戶籍資料外，其它各種官方檔案資料一概不易取得，因此如有編修族譜計畫，就只好依靠民間自己平日所抄寫、收藏的各項文書資料了，而這些私人文物常隨故人消隕而不幸流落到舊書攤。事實上，它們能被人發掘而再現世間的機會，也是相當渺小的。

在過去幾年的淘書歲月，從舊書攤找到的家族文書並不算多，但種類卻包羅萬象。這些史料包括：舊的文書檔案、大幅舊抄世系圖、財產所有權狀、除戶戶籍資料、祖先畫像、祖傳秘方簿、證件、任職令、詩文集、鬮書、婚契、田契、符錄、命書、帳冊、魚鱗清冊、畢業同學錄、家族老照片等等。其中，有幾項比較具有意義及研究價值的，特此記上幾筆以供回味一番。

《全臺鄭姓宗親會議事錄》是一本日治時期的姓氏家族檔案，它記錄昭和九年以降 (1934-1938)，鄭姓宗親會第六回至第十回的理事會紀錄，內附「鄭姓宗親會會則」小冊子、大宗祠第一回晉主芳名及鄭成功神像鎮座式剪報。據資料顯示，全臺鄭姓宗親以紀念與崇奉開臺始祖鄭成功為名，於昭和三年在彰化街字北門五番地，起案成立全臺鄭姓宗親創立事務所。該檔案是以漢文毛筆字書寫，內容甚為豐富，可做為考證鄭姓宗祠興建始末及與役宗親之人名。《盧氏宗圖》記得是在妙章書局購得者，全幅高、寬為 95 公分、178 公分。據此份舊鈔宗圖觀之，它以譜序、凡例及盧氏世系表為主要內容，圖中還記載著：「移居臺灣北路淡水艋舺街」(臺北萬華)，原籍福建盧氏十四世的來臺始祖盧允霞，於「清嘉慶十三年 (1808) 仲冬，回家稽閱族譜，敬錄宗圖全幅，根本支分、奕葉相承聯

^[14] 同註9，頁129, 148, 181, 182, 208, 392, 414, 691。

續，得以便觀。掛於祠堂之上，俾子姓人等，得以日睹而時醺誠，使之家喻而戶曉也。」另外，多年前亦買到一幀日治時期名人家族聚會老照片，其尺寸大小為25公分x30.5公分，下端題字：「謝氏宗親會滿洲國謝大使歡迎會紀念、於蓬萊閣、昭和十年十月二十九日」。按謝大使當指新竹人謝介石（1878-1946），民國5年由臺籍回復為中國籍，因識清朝遜帝溥儀，當滿洲國成立後，即出任首任外交總長。民國24年（昭和十年）轉任偽滿駐日大使，26年5月退職移居東京。抗戰勝利後，以漢奸通敵罪被拘禁，最後竟老死於南京監獄中。^[15]

民國34年10月臺灣光復以後，大陸人士陸續來臺者頗多，多年來，在舊書攤亦陸續出現一些他們所攜出的善本古籍或家族文獻。民國26年浙江鄞縣籍的馬氏「分書」兩冊，及攢造於明末清初的「魚鱗清冊」一本，是目前所見的重要家族文獻之一。馬氏所遺兩冊「分書」，係交幼兒「臻房」及妻子「胡氏」收執者，這是當事人預立遺囑分配財產給妻兒，並經法院公證之一項法律文書。魚鱗清冊為去年友人所贈，這本舊鈔魚鱗冊未見書簽題名，編造年份與地方亦有待詳考。其「見業」人員係以俞姓、鮑姓、江姓、胡姓、戴姓、董姓為多；其「經理」字號自「貞字第1號」編至「貞字第1480號」止，共抄錄1,480筆土地之新丈量與計稅額數據。在族譜文獻中常見的祠堂、祭田契據與祖墳標示，就是這種魚鱗清冊上的經理字號。魚鱗冊亦名保簿、魚鱗圖冊或魚鱗清冊，善本魚鱗冊存世者已不多見，它也是拍賣場合中受到喜愛的古籍之一。^[16] 魚鱗清冊與黃冊都是明清時期，有司丈量田土及登錄戶口，以做為課徵稅賦、徭役之主要依據，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也藏有一部份清末在臺攢造的魚鱗圖冊。根據學者研究指出，魚鱗冊中所載仍不失為一種十分珍貴的原文書資料，通過對其所載資料的統計分析，至少可以作為了解當時農村各階層的土地占有情況，及租佃關係等一種抽樣性的考察。^[17]

四、結語

坦白說，本文所介紹的三種採集族譜之門徑，可能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與心思，若要順利獲得心愛的文獻資料，更要付出高一點的代價。但是，內容好又是

[15] 國家圖書館編，《臺灣歷史人物小傳：日據時期初稿》（臺北：編者，2002），頁263-264。

[16] 同註9，頁527, 675。

[17] 樂成顯，《明代黃冊研究》（北京：中國社科出版社，1998），頁451。

孤本的地方文獻，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，良機稍縱即逝，再回頭時常有扼腕興嘆之憾。還有，本文第一部份是針對紙本原件之族譜採集而論，若真要達到豐富館藏及方便讀者利用之目的，圖書館還可考慮採集影印本、微縮膠捲及數位化等不同載體的族譜。例如，臺灣曾有書局計畫出版55冊的《臺灣關係族譜叢書》，第一期四種29冊已出版，第二期計畫再出版八種26冊（龍文書局，1995）。大陸至少也有三大套影印本族譜問世，包括：《中華族譜集成》共100大冊（巴蜀書社，1995）；《家譜叢刊閩粵僑鄉卷》共50大冊（北京圖書館，2000）；及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早期稀見家譜叢刊》共364冊（文津書店，2002）。第二部份所敘述者，木刻板片與家族史料都是珍貴而不易取得之地方文獻，若有幸能從舊書攤買到一、二件，就有如獲至寶的喜悅。其中有關微縮膠捲族譜部份，以美國猶他家譜學會動作最快且複製數量最多，據說已經拍攝完成的家譜已達二萬種以上，臺灣有多處圖書館及研究機構，已購藏其中的一部份微捲。族譜數位化是未來發展的趨勢，以歐美國家的公共圖書館為例，他們在擬定典藏數位化計畫時，都會優先選擇地方文獻做為數位化的項目，因為地方文獻以資料老舊及具有地方性之特色，正可避免著作權問題與收藏品多館重複的困擾。國內目前已有少數單位正在加緊規畫製作中，有興趣採集數位化族譜的公共圖書館，正可拭目以待。

筆者個人收藏族譜文獻已經超過20年，各種家族史料不計算在內，以紙本族譜收藏之總數而言，目前已近一千部。說起過去蒐集族譜文獻的心路歷程，也算是相當複雜的，在淘書樂趣中還夾雜著幾許的苦衷。採集族譜文獻並無捷徑，事實上它與古代藏書家及近代圖書館館員的訪書方式大致相同，而最普遍採行的方法與原則，無非是要多跑、多問、多看。多跑書局、舊書攤，才能有捷足先登的好機會；多問書攤老闆、專業人士打聽書源，才能發現你所要的是在何方；多看相關書目、譜展與譜訊，才能獲取可靠的訊息。總而言之，訪書人欲圖好成果，只要勤跑與多用心思就是了。

The Acquisition of Local Documents: Focusing on Genealogical Material

Ching-Liou Liaw

Abstract

This paper aims to introduce a method of local document acquisition from a book-lover's standpoint. The author recalls his various methods of genealogy collection from the used-book stores in past years. He now wishes to contribute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to librarians who are working in acquisitions departments.

Keywords (關鍵詞): Local documents ; Genealogy ; Literature acquisition ; Public library ; Used-book store

地方文獻；族譜文獻；文獻採集；公共圖書館；舊書攤

Ching-Liou Liaw : MLIS, Owner of Wan-Wan Collection.